

雲南備徵志

〔清〕王 崧 編纂  
李春龍 點校

下

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 
雲南人民出版社

嶺中掌故之書爲滇人所纂輯者以趙州師荔扉之志爲尤著。滇繫荔扉先生自刻之。雲南備徵志成於樂山。伊莘農中丞爲飭刻之。著書期於傳世。二書得梓。行老死江淮間。其骨賴友人張潔洲太守守以歸葬。滇繫不可知。卽載歸。經兵燹。亦必與樂山之刻同付煨燼。每府屢訪文獻。滇繫遂重付剞劂。而備徵志寂焉無聞。嗚呼。危乎岌岌哉。千鈞一綫之延也。宣統元年己酉冬。出其書。郭子南學使乃謀排印數百部以廣其傳。而備徵自時歟。後備徵志一書遂復與滇繫更有感矣。王疇五先生亦鄉前輩中樂山因修滇志別成備徵志二十一

ISBN 978-7-222-06497-3



9 787222 064973 >

定價：180.00元(上、下冊)

雲南備徵志

〔清〕王 崧 編纂  
李春龍 點校

下

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 
雲南人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雲南備徵志. 下冊/(清) 王崧編纂; 李春龍點校

· 一昆明: 雲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222-06497-3

I. ①雲… II. ①王… ②李… III. ①雲南省—地方  
史—史料—古代 IV. K297.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0) 第 182581 號

責任編輯: 張 波

裝幀設計: 楊曉東

責任印製: 洪中麗

書 名 雲南備徵志 (下)

作 者 [清] 王崧 編纂 李春龍 點校

出 版 雲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

發 行 雲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

郵 編 650034

網 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開 本 889×1194 1/32

印 張 16.25

字 數 350 千
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排 版 上海傑申電腦排版公司

印 刷 雲南福保東陸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書 號 ISBN 978-7-222-06497-3

定 價 180.00 元 (上、下冊)

尊敬的讀者: 若您購買的我社圖書存在印裝質量問題, 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 
發行部電話: (0871) 4191604 4107628 (郵購)

# 雲南備徵志卷十一

原任山西武鄉縣知縣臣王崧編纂

## 故實十一 滇攷

滇攷上 國朝馮甦撰

攷滇事者，當自莊躄始。說者謂：神農地過日月之表；顓頊生於若水；禹導黑水，至於三危，入於南海；成湯時，產里名見於獻令；武王伐紂，濮人從征；載籍昭然。是滇之通中國久矣，豈必自躄始哉？然而山川名號，與世移易，牽合傳會，言人人殊，固不敢謂其非，亦何可據以爲是？徵信之書，當以史傳爲斷，吾故曰：『必自莊躄始也。』楚頃襄王時，遣將軍莊躄將兵循江上，畧巴、蜀、黔中以西，遂泝沅水出且蘭，以伐夜郎。夜郎既降，引兵至滇池。池方五百里，旁平地，肥饒數千里。躄乃以兵威略定滇地，使部將小卜引兵收滇西諸蠻，歸報楚。會秦擊奪楚巴、黔中，道塞不通，因復還滇，始築且蘭城居之，以聲教誘服諸彝，彝人皆悅。

共推躄爲君長。躄變服，從其俗，以其衆王滇。及秦滅，漢興，莊氏因世有其土。至漢武帝時，滇王常羌，躄之後也。

右楚莊躄定滇<sup>(三)</sup>

史稱西南彝君長以什數，夜郎最大。其西，靡莫之屬以什數，滇最大。此皆魑結，耕田，有邑聚。其外西自桐師以東<sup>(四)</sup>，北至牂榆<sup>(五)</sup>，名爲窩，昆明，皆編髮，隨畜遷徙，毋常處，毋君長，地方可數千里。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，此諸國頗置吏。漢興，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<sup>(六)</sup>，巴、蜀民或竊出商賈，取其苻馬、犍僮、髦牛，以此巴、蜀殷富。建元六年<sup>(七)</sup>，大行王恢擊東越，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。南越食蒙蜀蒟醬，蒙問所從來，曰：『道西北牂牁。』蒙歸至長安，問蜀賈人，賈人曰：『獨蜀出蒟醬，多持竊出市夜郎。夜郎者，臨牂牁江，江廣百餘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，西至桐師，然亦不能任使也<sup>(八)</sup>。』蒙乃上書曰：『南越王黃屋左纛<sup>(九)</sup>，地東西萬餘里，名爲外臣，實一州主也。今以長沙、豫章往，水道多絕，難行。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，浮船牂牁江，出其不意，此制越一奇也。誠以漢之疆，巴、蜀之饒，通夜郎道，爲置吏，易甚。』上許之。乃拜蒙爲郎中將，將三千人<sup>(一〇)</sup>，食重萬餘人，從巴苻關入<sup>(一一)</sup>，遂見夜郎侯多同。蒙厚賜，喻以威德，約爲置吏，使其子爲令。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，以爲道險，終不能有，乃且聽蒙約。還報，以爲犍爲郡。發巴、蜀卒數萬人治道，詣牂牁江<sup>(一二)</sup>。卒多物故，有逃亡者，用軍興法誅之。巴、蜀民大驚恐，上聞，使司馬相如責蒙等，因諭告蜀民以非上

意<sup>(一三)</sup>。及還，亦言西彝、邛、苻等近蜀<sup>(一四)</sup>，可置郡。上乃拜相如爲郎中將<sup>(一五)</sup>，建節，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，因巴、蜀吏幣物以賂西彝，邛、苻、冉駹、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<sup>(一六)</sup>。除邊關益斥<sup>(一七)</sup>，西至沫、若水，南至牂牁<sup>(一八)</sup>，爲置一都尉<sup>(一九)</sup>，十餘縣，屬蜀。當是時，蜀四郡通西南彝道，轉戍相饗。數歲，土罷，饑離溼死者甚衆，西南又數反<sup>(二〇)</sup>，上患之，使公孫宏往視。還對，盛毀西南彝無所用，上不聽。及築朔方以據河逐胡，始聽宏言，罷西彝，獨置南彝、夜郎兩縣一都尉，稍令犍爲自葆就，專力城朔方。元狩元年，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<sup>(二一)</sup>，言：『居大夏時，見蜀布、邛竹杖，使問所從來，曰：從東南身毒國。身毒國有蜀物，此去蜀不遠。今使大夏，從羌中險，稍北，則爲匈奴所得。誠通蜀，身毒國道便近，有利無害。』於是天子忻然，令騫因蜀犍爲發問使，求通身毒國。謀未就，會騫卒，從吏祖其說，爭上書。天子令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呂越人等四道並出，指求身毒國。至滇，滇王常羌乃留爲求道<sup>(二二)</sup>，使十餘輩皆閉崑、昆明<sup>(二三)</sup>，莫能達。滇王與漢使者言曰：『漢孰與我大？』及夜郎侯亦然。以道不通故，各自以爲一州主，不知漢廣大。使者還，因盛言滇大國，足事親附，天子注意焉。以昆明數阻漢使，惡之<sup>(二四)</sup>，於長安西南作池，象昆明，以習水戰<sup>(二五)</sup>。元鼎六年，南越相呂嘉反，漢使馳義侯因巴、蜀罪人發南彝兵，下牂牁江，會樓船、伏波二將軍擊南越。且蘭君恐遠行，旁國擄其老弱，乃與衆反，殺使者及犍爲太守。會南越已平，馳義侯所發巴、蜀罪人、八校尉俱未下牂牁，即引還，遣中郎將郭昌、衛廣將擊且蘭，誅之，及其旁國邛君、苻侯，遂平南彝爲牂牁郡。夜郎侯懼，遂入

朝，上以爲夜郎王。其北冉駘、白馬皆震恐，請臣置吏，乃以邛都爲越嶲郡，荂都爲沈黎郡，冉駘爲汶山郡，白馬爲武都郡。上既置五郡，使王然于以破越及諸南彝兵威風諭滇王入朝。滇王者，其衆數萬人，其旁東北有勞深、靡莫<sup>〔二六〕</sup>，皆同姓相扶，未肯聽。元封二年，天子發巴、蜀兵擊滅勞深、靡莫，以兵臨滇，滇始首善，以故弗誅。舉國降，請置吏入朝。於是以爲益州郡<sup>〔二七〕</sup>，賜滇王王印，復長其民。西南君長百數，獨夜郎、滇受王印，最寵焉。其後歲遣使者十餘輩出，求通大夏，仍閉昆明，爲所殺，奪幣物。六年，赦京師亡命，遣拔胡將軍郭昌將擊之，斬首數十萬。後復遣使，竟不得通。右史所載夜郎，今遵義、貴陽之間。滇，今雲南府也。靡莫、同師，未詳所在。葉榆，今大理。嵩，今建昌。昆明，今麗江通安州，漢初置縣曰定荂，屬越嶲郡，至唐，仍稱昆明，即所謂『閉嵩、昆明』者。今以滇池爲昆明池，非也。夫通黔，始於唐蒙，而成於郭昌、衛廣，通滇，始於司馬相如、張騫，而成於王然于。孝武雖好大喜功，疲罷中國，然使荒服邊彝，卒歸聲教，其德及生民亦遠矣。所置六郡，在黔、蜀者居多，惟越嶲之弄棟、青蛉、定荂屬姚安、麗江，爲滇北境；牂牁之釋燕<sup>案：漢志南中四郡無釋燕縣</sup>、响町、漏卧屬曲靖、臨安，爲滇東境<sup>〔二八〕</sup>。至益州郡領縣二十有四，則皆滇地也。後漢建武因哀牢內附，更置哀牢、博南二縣，爲永昌郡，分益州郡不韋、雲南、楛榆、比蘇、嵩唐、邪龍等六縣屬之。雲南者，今大理之雲南縣，武帝元封時，以彩雲見南中，因以爲名。蜀漢平孟獲，更置郡，即其地。至元，始置雲南行省于中慶路，明因之，稱雲南府，則古益州郡地，非漢所謂雲南也。漢雖置郡縣，大率守令與蠻

彝君長相雜而治，故理亂相仍，亦微異中土焉。

右漢通西南彝置郡縣

司馬相如通道西彝時，有張叔、盛覽者皆從學。張叔，樸榆人，天資穎出，疾土俗不知書，思變其俗，聞相如至若水造梁，距樸榆二百餘里，負笈往從，受經，歸教鄉里。盛覽，字叔通，亦樸榆人。案：西京雜記，盛覽字長通，牂牁名士，學賦於相如，著賦心四卷。相如曰：『合纂組以成文，列錦繡而爲質，一經一緯，一宮一商，此賦之迹也。賦家之心，包括宇宙，總覽人物，斯乃得之於內，不可得而傳。』覽乃作合組歌、列錦賦二篇，此滇中文學之始也。相如之功偉焉。元封中，司馬遷亦奉使南略邛、笮、昆明，其傳授無所考。至後漢時，尹珍、許叔皆入中國受經書，而人文漸盛矣。

右張叔、盛覽（二九）

漢宣帝五鳳三年，有方士盛言益州金馬、碧雞之神，可禱祀而致，乃遣諫大夫王褒持節往求之。金馬、碧雞，二山名，在滇池左右。顏師古云：『金形似馬，碧形似雞。』元人張道宗紀古滇說云：周宣王時，天竺摩耶提國阿育王生三子，長曰福邦，次曰宏德，次曰至德。三子俱健勇，因父有神驥，爭欲得之。王莫能決，乃命左右曰：『將我神驥縱馳而去，有能追獲者主之。』縱驥東奔，季子先至滇之東山得之，因以金馬名其山。長子次至西山，有碧鳳集山上，滇人呼鳳爲雞，因名山爲碧雞。次子後至北野。各留屯不回。阿育王憂思，遣舅氏神明以兵迎之，

爲哀牢彝所阻，遂歸滇，各主其山，死而爲神。王褒既受命，是時蠻叛，道不通，乃就蜀、巴郡醮祭，移文頌之。其詞曰：『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，敬移金精神馬、縹碧之雞，處南之荒。深谿回谷，非土之鄉。歸徠歸徠，漢德無疆！廣乎唐虞，澤配三皇。黃龍見兮白虎仁，歸徠歸徠，可以爲倫。歸兮翔兮，何事南荒也！』褒還未至，道病卒，上惜之。

### 右金馬、碧雞之神

响町，漢牂牁郡地<sup>(三〇)</sup>，有侯，未詳所始。昭帝始元元年，益州牂牁夷反，大將軍霍光白帝，遣水衡校尉呂破胡<sup>(三一)</sup>發蜀郡犍爲奔命萬餘人擊破之。四年，復反，復遣破胡，破胡頓兵不敢進，蠻遂殺益州太守，乘勝與破胡戰，士敗，死者四千餘人。五年，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並進。廣明風响町侯毋波共引兵入滇<sup>(三二)</sup>，斬捕五萬餘級。上聞，喜曰：『毋波率其邑長人民擊反者，有功，其立毋波爲响町王。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，食三萬戶。』至成帝河平二年，夜郎王興與响町王禹、漏卧侯俞舉兵相攻。夜郎王，竹王之後，相傳其先破竹而生，于諸彝最爲桀驁。牂牁太守請發兵，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，乃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，興等不從命，刻木象漢吏射之。杜欽說大將軍王鳳：『宜因其罪惡未成，疑漢未加誅<sup>(三三)</sup>，陰勅旁守尉練士馬，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，選任職太守往，以秋涼時入，誅其王侯尤不軌者。如已成形，然後戰師，則萬姓被害。』鳳從欽說，薦陳立爲牂牁太守。立前爲連然長、不韋令，蠻畏之。及至牂牁，諭告夜郎王興，興猶不從，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，至興國且同亭，召興。興將數千人往，至亭，從諸邑

君人見，立數責興，斷其頭，出曉士衆，皆釋兵降。于是响町王禹、漏卧侯俞皆震恐，入粟千斛、牛羊勞吏士。立還郡，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衆，迫脅旁二十二邑復反，阨險爲壘。立使奇兵絕其饗道，縱反間以誘其衆。都尉萬年獨進，敗立營，立叱戲下令格之。都尉復還戰，立引兵救之。時天大旱，立攻絕其水道，蠻夷共斬翁指首出降。威震南裔，徵詣京師，賜爵左庶長，賜金四十觔。至新莽時，响町王邯爲牂牁大尹，欽所殺，邯弟承復攻殺欽，其後不復見于史傳。

### 右响町侯

王莽竊柄，每事皆託周公。思周公居攝，有越裳氏獻白雉事，而越裳在滇之南，乃風益州太守，令塞外蠻自稱越裳氏，重譯獻白雉一、黑雉二。于是太師孔光盛陳莽功德，比周公，宜賜號安漢公。明年，黃支國獻犀牛，越嶲郡亦上奏黃龍游江中，羣臣咸稱莽功德，益爵戶，卒以是移漢祚。建國四年，更制曰：『漢氏諸侯或稱王，四彝亦如之，違古典，繆于一統。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，及四彝僭王號者皆更爲侯。』於是諸蠻怨恨。牂牁大尹欽詐殺响町王邯，邯弟承又攻殺欽。天鳳中，滇王及夜郎皆叛，前後遣將軍馮茂、廉丹發兵擊之，皆不克。越嶲蠻任貴有勇略，太守枚根用爲軍侯。及新市、平林兵起，各部誅太守應之，于是貴攻殺根，自立爲邛穀王，以城降于公孫述。同時有文齊者，廣漢人，爲益州太守，以文德化導，修障塞，起陂池，墾田三千餘頃，降集蠻彝，甚得其和。公孫述欲招徠，齊獨拒險不與通。述拘其妻子，許以封侯，齊終不屈。及光武即位，牂牁大姓龍、傅、尹、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土爲漢，自番禺江出，奉貢于朝。

文齊遣使亦同之。世祖嘉之，號爲義郎。蜀平，徵文齊爲鎮遠將軍，封成義侯，道病卒。而任貴于是亦遣使上三年計，天子仍以貴爲越嶲太守，授印綬。自王莽之亂，西南各酋長反叛爲常。建武初，滇王屬侯渠帥棟蠶與姑復、樸榆、弄棟、連然、建伶、昆明諸種皆叛，殺長吏。太守繁勝與戰而敗，退保朱提。世祖光復未久，不遑遠征。建武十九年，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、犍爲、蜀郡兵及朱提彝，合一萬三千人擊之。渡瀘水，路由越嶲，太守任貴疑尚既定亂，威法必行，已不得自放縱，多釀毒酒，欲先以勞軍，因襲擊尚。尚覺，分兵掩貴，誅之，然後引大兵入滇。羣蠻聞大兵至，皆棄壘奔走。二十年，尚等連與棟蠶等大戰數月，滇王退兵昆明，尚追至不韋，斬棟蠶首<sup>〔三四〕</sup>，擄生口、馬、牛、羊甚衆，羣蠻悉平。

右新漢之間<sup>〔三五〕</sup>

哀牢國，九隆氏之後也。南詔野史載白古記云：『三皇之後，西天摩謁國阿育王第三子瞽苒低娶欠蒙虧爲妻，生低蒙苴。苴生九子，名九隆氏<sup>〔三六〕</sup>。長子阿輔羅<sup>〔三七〕</sup>，十六國之祖；次子蒙苴兼，吐蕃之祖；三子蒙苴諾，漢人之祖；四子蒙苴酌，東蠻之祖；五子蒙苴篤，生十三子，五賢七聖，蒙氏之祖；六子蒙苴託，居師子國；七子蒙苴林，交趾之祖；八子蒙苴頌，白崖張樂進求之祖；九子蒙苴闕<sup>〔三八〕</sup>，白彝之祖。』此九隆氏之名號族屬也。通紀及古滇說不載阿育王事，惟曰：其先有蒙迦獨，妻摩黎羌，名沙壹<sup>〔三九〕</sup>，居哀牢山，捕漁爲生。後死哀牢山水中，不獲其屍。沙壹往哭，見一木浮觸而來，旁邊漂沈，婦坐木上，平穩不動，遂常浣絮其

上，若有感，因懷妊，生九子，復產一子。一日，行往池邊，見沈木化為龍，忽語曰：『若爲我生子，今何在？』九子見龍皆驚走，獨小子不去，背龍而坐。龍砥之，喚其名曰習農樂。母見之，乃鳥語<sup>(四〇)</sup>，謂背爲九，謂坐爲隆，因名曰九隆。習農樂後有神異，諸兄見其爲父所舐而與名，又有神異，遂推以爲王，主哀牢。山下又有奴波息者，夫妻生十女子，習農樂兄弟皆娶之，漸相滋長。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，衣著尾。此沙壹之事，楊升庵因白古通作滇載記，諸葛元聲滇史，謝在杭滇略皆載之，似非無據。獨至謂習農樂後受張樂進求讓位，又取細奴邏事合爲一人。按：張樂進求，唐時大首領，九隆爲哀牢彝之祖。哀牢，漢建武中內附，則九隆事當在周、秦之間，何至唐時尚存與張樂進求相讓？然則古滇說一書，誕妄不足爲信也。又稱九隆兄弟十人，而諸書皆稱九人，是非莫可辯。野史引哀牢傳，且謂兄弟立爲十姓，曰董、洪、段、施、何、王、張、楊、李、趙，諸葛亮常爲其國譜，似又當以十人爲定矣。滇說又稱，阿育王三子並舅神明將歸，爲哀牢彝所阻，因居滇，與莊躋兵及諸彝雜處，其後有仁果，時居白崖，號白子國，漢使張騫入賜玉印，策爲滇王，蓋與莊躋後爲兩滇王矣。或曰躋後好佛，法不振，其國人推仁果爲君<sup>(四一)</sup>。或曰，漢天子惡常羌有『漢孰與我大』之語，使騫求仁果立之，其說互異。太史公傳西南彝至詳，不聞有白國；張騫本傳亦不載至滇，則是仁果時爲滇王，亦誕妄也。野史、滇載記皆載仁果事，且指爲九隆八族四世孫。夫白國、哀牢國既同出九隆，是族兄弟也，古滇說阿育王子欲歸，爲哀牢所阻，是又仇敵也。諸書自相矛盾，往往如此。總之，南詔僭竊已久，臣下務爲神異之說，美

其祖宗。沙壹事，彷彿吞駟卵、履大人迹；阿育王事，彷彿五帝皆祖軒轅。夫三代以上，儒者闕疑，況此蠻荒遠事，鄙俚不經，必欲從而定其是非，何翅說夢哉？予因後漢哀牢彝內附事，考郡志，哀牢世傳可稱焉。傳曰：『九龍之後曰禁高；禁高死，子吸嗣；吸死，子建非嗣；建非死，子安樂嗣；安樂死，子桑藕嗣；桑藕死，子柳承嗣。自柳承以前，俱分立小王，散居谿谷，未嘗通中國。柳承死，扈賢栗嗣<sup>(四二)</sup>，建武二十三年，遣兵乘筲南下江、漢，擊附塞夷鹿蓼。鹿蓼人弱，爲所擒獲，于是疾雷風雨，水爲逆流，翻涌二百餘里，筲船沉沒，哀牢之衆溺死者數千人。賢栗憤甚，復益兵，遣其兄弟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蓼。鹿蓼王悉力與戰，殺其六王。哀牢者老共埋六王，虎復出食之。賢栗惶恐，謂耆老曰：『我曹入邊塞，自古有之。今攻鹿蓼，輒被天誅，中國其有聖帝乎？』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，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，于建武二十七年詣越嶲太守鄭鴻求內屬。帝乃封賢栗等爲君長，自是哀牢始通中國，歲朝貢。賢栗死，子柳貌嗣。永平十二年，盡率其衆六十萬口內屬，以其地置哀牢、博南二縣，割益州郡西部六縣爲永昌郡，治不韋，去洛陽七千里<sup>(四三)</sup>。通道博南，行者苦之，歌曰：『漢德廣，開不賓。度博南，越蘭津。渡瀾滄，爲他人。』漢既置永昌郡，難其守。時廣漢鄭純方爲西部都尉，化行蠻貊，君長感戴，皆獻土珍，頌德美，天子嘉之，以爲永昌太守。純益勵清操，毫毛不犯，與諸夷人約，歲輸布貫頭衣二領、鹽一斛，以爲常，夷俗安之。自爲都尉及太守凡十年，常據南中志稱其夷、漢歌咏，表薦無數，上自三司，下及卿士，無不歎賞。鄭純卒後，有王尋爲守。章帝建初元年，哀牢王類

牢，柳貌子也，與守令忿爭，遂反。攻博南，燔廬舍，滇西震恐，王尋奔櫟榆。詔發越嶲、益州、永昌三郡兵，募土彝討之。二年，昆明蠻鹵承等應募合諸郡兵擊類牢于博南，大破斬之，傳首洛陽。封鹵承爲破虜旁邑侯，賜帛萬疋。哀牢之後，從此式微。至蜀漢時，仁果之十七世孫龍祐那者復爲酋長，賜姓張。又十七世，張樂進求遜位蒙詔。蒙詔者，亦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也。

### 右哀牢國內附

東漢自哀牢彝內附後，遠人向慕。永平十七年，白狼稱臣奉貢，作詩誦漢功德，益州刺史朱輔譯奏之〔四四〕。永元六年，永昌徼外彝敦忍乙王莫延遣使譯獻犀、牛、大象。九年，徼外蠻及揮國王雍由調重譯奉珍貢。十二年，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彝王唐繒等率種人歸義。永初元年，永昌徼外僬僂種彝陸類等三千餘口內屬，獻象牙、水牛、封牛。元初二年，青衣道彝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三十一萬口，賫黃金、旄牛、旄牛、封牛。元初二年，青衣道彝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內屬。德化之盛，西漢不能及也。然而太平既久，使傳往來，賦斂繁數，長吏剋剝，蠻衆不堪。元初四年十二月，越嶲卷彝大牛種封離遂率其衆寇遂久，殺縣令，永昌、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，衆至十餘萬。五年，遣中郎將尹就發蜀漢兵討之。就不戢士卒，所過虐害，益州人爲諺曰：『寇來尚可，尹來殺我。』與蠻戰，敗績。封離乘勝破二十餘縣，殺長吏，燔燒邑郭，剽掠百姓，骸骨委積，千里無人。帝徵就還，令以兵付益州刺史張喬，選將吏堪能從事者討之。喬知楊竦膽

略，乃遣竦將至櫟榆〔四五〕。賊黨甚盛，竦兵少，先以詔書告示三郡，購求武士，於是三郡皆歸。乃進軍與封離等戰，大破之，斬首三萬級，獲生口千五百人，資財四千餘萬，悉以賞軍士有功者，封離等惶恐，斬其同謀渠帥，詣竦乞降，竦厚加慰納。旬日之間，三十六部悉來降附。竦因奏長吏姦猾侵擾者九十餘人，黃綬六十人，皆減死論，諸郡皆平。功未及上，病創卒，張喬深痛惜之，乃刻石勒銘，圖畫其像祀之。竦，成都人也，以一從事，舉殘退之卒，臨敵制勝，卒成大勛，若張喬者，可謂選得其人，竦可謂不負所舉矣。其後靈帝嘉平五年，蠻叛，執益州太守雍。詔以李容爲太守〔四六〕，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。容卒，復叛。廣漢景毅爲太守，討定諸蠻。毅初到，米斛萬錢，迨其後，漸減至數十二云。

### 右楊竦討封離〔四七〕

治亂之際，豈不以人哉？東漢盛時，西南號多良吏，李容、景毅之前，同鄭純稱賢太守者，安漢張翕、蜀郡王阜、廣漢馮灝先後守諸新郡。翕政化清平，在越嶺十七年，卒之日，夷人哀慕，如喪父母，齋牛羊送喪至其家，爲起墳致祭。阜至益州郡，始興學校，以誠信格彝，治多異徵，有神馬四匹出滇池中，甘露降，白鳥見。灝承變亂之後，加意撫循，蠻人和悅。有臣若此，邊境安得不治哉？自封離變後，天子念張翕能得蠻心，以其子湍爲太守，蠻人歡喜，迎于道路曰：『郎君儀貌類我府君。』湍頗失衆望，猶互相曉語曰：『當爲先府君故。』夫上之德化人人，雖其子不肖，猶足相感動，不致爲亂，矧其身存乎？遠近慕義，舉地內屬者，史不勝書，固其宜也。

其後掙克成風，疾苦莫告，劉安世爲永昌太守，鑄金蛇欲獻梁冀，一部如此，他郡可知矣。以致蠻彝蠢動，兵革相仍，王尋逃亡，雍陟見執，夫非所遭之不偶，亦其自取之耳！善矣，夫楊竦之定南中也，舉劾貪吏九十餘人，若竦者，豈獨勘亂之材，誠深明于制治之術矣。國家得若鄭純、張翕、王阜輩分守諸郡，以竦爲益州刺史，督察其上，西南雖百年無亂不難也。

### 右郡太守(四八)

南中循吏，前已詳著之。當靈帝時，黨錮之禍徧天下，巴人曹鸞以永昌太守上書直諫，卒隕其身，亦可哀也。其書曰：『夫黨人者，或者年淵德，或衣冠英賢，此宜股肱王室，左右大猷者也。而久被禁錮，辱在塗泥。謀反大逆，尚蒙赦宥，黨人何罪，獨不開恕乎？所以災異屢見，水旱洊臻，皆由于斯，宜加沛然，以副天心。』帝怒，殺之。

### 右曹鸞諫黨錮書

和帝永元九年，揮國王雍由調重譯奉貢，賜金印紫綬。安帝永甯元年，復遣使詣闕獻樂及幻人，能變化吐火，自支解，易牛馬頭，又善跳丸，數乃至千。明年元會，安帝作樂于庭，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，賜印綬、金銀、綵繒各有差。幻人自言：『我海西人。』海西即大秦也，國名犁鞞，在揮國西南，地方數千里。王無常人，簡立賢者，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，輒廢而更立，放黜不怨。其人民大類中國，故謂大秦。土多珍寶，其王常欲通漢，而安息國欲以漢繒綵與市，故遮闔不得達海舫。至桓帝延熹九年，王安敦遣使從日南徼外進